

UCCA 对话回顾 | 她的大自然：当代新女性写作之光

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讲座“她的宇宙”系列第一讲

2025 年 8 月 30 日，作为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讲座“她的宇宙：女性在文学、社会学和电影学中的位置”系列的首场活动，“她的大自然：当代新女性写作之光”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主讲，聚焦“新女性写作”的当代表达与实践。

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对话：
她的宇宙：女性在文学、社会学和艺术史中的位置

第一讲
她的大自然
当代新女性写作之光

嘉宾：
张莉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主持：
吴伊瑶（UCCA 公共实践策划人）

“Pipilotti Rist: Your Palm is My Universe”
Exhibition Parallel Conversations:
She, Universe: Women's Position in
Literature, Sociology and Art History

Lecture One
In Her Nature
A New Generation's Brilliance
in Women's Writing

Speaker:
Zhang Li (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
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Beijing
Normal University)

Moderator:
Wu Yiyao (Curator of Public Practice,
UCCA)

2025.8.30 周六 / Sat 14:00-15:30

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
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

BARCO 摄影艺术
影像呈现

张莉老师讲座

开篇语 | 女性写作的无限可能

学者张莉介绍道，之所以关注这个话题，是因为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，她看到大量关于大自然的理解与

书写，尤其是大自然与女性之间的某种深刻联系。我们在谈论女性写作时，往往会强调她们在两性关系、婚姻、家庭等方面的书写如何尖锐、独特。但事实上，这样不断的分析和阐释，某种程度上却限制了女性写作的发展空间。那么，女性写作的天地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她的理解是，男性写作的天地有多广阔，女性写作的天地就同样应该有多广阔。正因如此，张莉将此次演讲题目定为“她的大自然”，希望通过介绍当代乃至近百年来中国女性作家笔下的大自然景象，让大家重新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。

提到“女性写作”，可能很容易会联想到一些刻板印象，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，而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的话语建构以及部分作家自我表述的结果。因此，这也是今天讲座的起点。“她的大自然”中的“她”，指的正是女性——女性作家眼中的自然世界，以及她们独特的文学创造力。

张莉在演讲中介绍了四位作家。首先是萧红，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，过去人们常从多种角度解读她，却少有从“自然”视角切入。随后，她聚焦当代女性写作之光，选取三位不同年代的代表。70后的乔叶以《宝水》荣获茅盾文学奖，彰显当代女性作家的重要贡献；李娟以《我的阿勒泰》广为人知，作品展现了独特的自然书写；90后的杜梨则以新锐姿态崭露头角，她获选“持微火者·女性好书榜”年度作家，在颐和园工作，并凭借文章《我在颐和园为人民服务》引发广泛关注，展现了新一代女性对自然的独特表达。



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
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



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讲座“她的宇宙”系列第一讲“她的大自然”活动现场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
报告厅，北京，2025 年 8 月 30 日。

萧红 | “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……”

张莉首先介绍了萧红的创作起源。她指出，萧红生于 1911 年，[去世于 1942 年，年仅 31 岁](#)。这样一位女子，却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品。大家在语文课本里读过她的很多作品，例如《火烧云》《回忆鲁迅先生》《祖父的园子》等。谈到萧红，张莉特别提及《生死场》。这部作品出版于 1935 年，今年正好是其出版 90 周年。《生死场》描写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，是抗战文学的代表。当时萧红只有 24 岁，因为她对自大自然的感知，使她对整个世界发生了不一样的理解。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“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”，将民族的懵懂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并置。张莉进一步指出，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的第二部中篇作品。这部以童年生活为素材的小说创作于她生命的最后阶段。这部小说发表于 [1941 年](#)，次年一月她就在炮火连天的医院里去世了。在书中，萧红描写了大自然的优美景象，例如：

“花开了，就像花睡醒了似的。鸟飞了，就像鸟上天了似的。虫子叫了，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。一

一切都活了。都有无限的本领，要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要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。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，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，就开一个谎花，愿意结一个黄瓜，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，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，一朵花也不开，也没有人问它。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，他若愿意长上天去，也没有人管。蝴蝶随意的飞，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，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。它们是从谁家来的，又飞到谁家去？太阳也不知道这个。

只是天空蓝悠悠，又高又远。”

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，每一句话我们也都懂，但当这些词句组合在一起时，就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优美。这种优美中，蕴含着汉语的雅正、执着、澄澈与纯净。更重要的是，文字里还带着一种向往之意。作家笔下写“要怎么样，就怎么样”，恰恰让我们意识到，她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不自由，又是多么渴望自由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她才在文本里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大自然。这也使《呼兰河传》成为萧红的第二部极为重要的作品。



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讲座“她的宇宙”系列第一讲“她的大自然”活动现场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，北京，2025年8月30日。

乔叶 | “风再吹它的甲也不落”

乔叶是 70 后，以描写乡村而知名。她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。在《宝水》中，村子里的人们，尤其是女性，正在经历重要的变化。例如家暴问题被关注，女性们开始思考如何创业。我们可以看一段对太行山花木的描写：

“野杏花跟着漆桃花的脚，开起来也是轻薄明艳，只是花期也短，风吹一阵子就散落了。和它一起开的山茱萸花期却长，也是来宝水之后我才识了它的面，乍一看跟黄蜡梅似的，只是比蜡梅的气势要大。它是树，开出来便是花树，不管大花树还是小花树都披着一身黄花，黄金甲似的，每个枝条每朵花都向上支棱着，十分硬气。且有一条，风再吹它的甲也不落。”

这与萧红笔下的大自然完全不同，是另一种来自村庄的大自然。读者在阅读时，仿佛置身其境，这种表现力非常棒。张莉指出，乔叶书写大自然时，总是与人相连。风景如果没有人参与，就无法真正成为风景。《宝水》中，大自然的风景与村民的生活紧密相连。小说写到，村里的女性们热衷于开抖音，想通过短视频改变生活。有的模仿歌曲对口型，有的拍下雪景、桃花盛开的场面。她们说城里人爱看我们的山、水、树、花，这就是她们的智慧。她们互相提醒，要穿得更乡土，显得淳朴。这是乔叶写下的大自然风景，可以看到今天的农村女性，如何使用大自然，使她们（的视频）成为风景和美景，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赚钱、赚流量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和乡村的关系，《宝水》里的村庄其实是“农家乐”。大多数村民并不真正居住在那里，他们每天早上八点“上班”，晚上八点回到新建的房子。这些农村女性其实非常聪明。她们以利用大自然的方式创造“大自然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她们的智慧甚至超过了我们这些旁观者。这正是乔叶笔下太行山、乡村大自然的独特之处。



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讲座“她的宇宙”系列第一讲“她的大自然”活动现场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
报告厅，北京，2025 年 8 月 30 日。

李娟 | “这斑斓、浩荡的世界”

如果说萧红有她的《呼兰河传》，乔叶有她的《宝水》，那么李娟便有她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。在其次，如果真正到过阿勒泰，或者去过新疆，就会知道现实并不总像李娟笔下那样诗意。比如冬牧场，寒冷漫长，草场如今也日渐减少，许多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。但为什么李娟写出的阿勒泰却能如此动人？原因在于她与当地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联系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被建立，而这种关系恰恰让大自然有了温度。李娟正是通过与母亲、外婆，以及与阿勒泰人的互动，建立起了属于她的阿勒泰。书中经常出现母亲与外婆的形象，她们与阿勒泰的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居民保持着亲密互动。母亲不会说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，却能凭借热情和幽默，与当地人沟通自如。比如，一个年轻人来小卖部买东西，两人通过暗号和玩笑便能心照不宣。

李娟自身也具备这种幽默感，她能把日常生活中平凡甚至无聊的细节写得充满趣味。李娟笔下的《我

的阿勒泰》之所以打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她把人与自然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如此亲密。她的文字常常写到壮阔的风景，例如：

“无论如何，春天来了。河水暴涨，大地潮湿。巨大的云块从西往东，很低地，飞快地移动着。阳光在云隙间不断移动，把一束束明亮的光线在大地上来回投射。云块遮蔽的地方是冰凉清晰的，光线照射的地方是灿烂恍惚的。

这斑斓、浩荡的世界。我们站在山顶往下看。喀吾图位于我们自以为已经熟悉的世界之外，永远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的想法所能说明白的。”

张莉强调，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家往往建立起独特的语言体系。李娟的语言简洁、澄澈，辨识度极高，放在任何语境里，都能让人一眼认出是她的文字。她的写作会让人看到既熟悉又陌生的风景。

杜梨 | “不知它现在是否安好？”

杜梨曾在英国攻读创意写作硕士，目前在颐和园工作。今年1月，张莉主办的“持微火者女性好书奖”评选出年度优秀女作家，奖项面向35岁以下的女性写作者。杜梨本身是观鸟爱好者。去年她怀孕后，依然和先生、母亲一起开车到北京郊外观鸟。在《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亲鸟——孕期观鸟笔记》中，她记录了一位年轻女性在孕期观鸟的生活体验。在文字中，她不仅描绘自然，还思考着什么是人，什么是鸟，什么是两脚兽，什么是四脚兽？

杜梨在文中回忆，她曾看到老北京人用绳子拴住黑头大嘴雀的脖子，让它们唱歌或接蛋表演。这一情景令她久久难以释怀，她始终牵挂着那只鸟的安危。

“老北京玩鸟的人会拿绳子拴着黑头蜡嘴雀的脖子，让它们站在绳子上弓着腰，唱好听的歌儿，或抛出弹丸让小蜡嘴儿接住。不知它们是被放生还是逃逸的，放生的人为什么没有把它的脖绳完全解开？这两只黑头蜡嘴雀不知怎样找到了组织，和它们的远亲——一群黑尾蜡嘴雀混群，快乐地四处飞，吃路边的翅果子，啃积雪解渴。而那只雄鸟脖子上的绳结，始终让我提心吊胆，生怕哪棵树的树枝挂住了它，

将它勒死，或者那紫绳太耀眼，让它被猎食者捉去吃掉。我一直在惦记它，不知它现在是否安好？”

张莉指出，在杜梨的写作中，人类不再是唯一的中心。大自然、鸟类、动物都可能成为叙述的焦点。在孕期，她也会把注意力投向怀孕的小动物。这样的思考令人感动，也让张莉意识到，新一代作家正在以新的方式理解大自然。杜梨的写作为读者打开了一种全新的视角。



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讲座“她的宇宙”系列第一讲“她的大自然”活动现场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，北京，2025年8月30日。

结束语 | 莎士比亚的妹妹能否成为伟大作家？

在讲座的最后，张莉引用了伍尔夫在《一个人的房间》中的思考。伍尔夫认为以前的女性写作其实是有问题的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女性写的不好，是因为女人没有独立的房间安静相处。她提出一个问题：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，她能否像哥哥一样成为伟大的作家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伍尔夫进一步指出，在未来有一天理想的女性写作：

“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，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；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

为解脱，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，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；还要观察天空、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；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，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；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：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，我们要独立行走，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，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重要联系，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，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：莎士比亚的妹妹，这位死去的诗人，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身体。”

张莉指出，这正是她所提倡的新女性写作。近六年来，她一直呼吁中国作家来进行新的女性写作，女性写作不仅可以书写两性关系、婚姻与家庭，也应当延展至大自然，至人与现实、人与自然，甚至人与宇宙的关系。这才是艺术家应有的追求。她强调，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女作家没有这样的尝试，而是她们的努力未曾得到应有的关注与尊重。因此，她选择以“她的大自然”为题来展开演讲。张莉最后说道，书写大自然，对于文学与艺术创作至关重要，因为书写大自然本身就是重新拥有大自然。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建立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不仅是文学与世界、艺术与世界的关系，更是人和世界、人和艺术的根本联系。

文字整理：邓美丽（UCCA 公共实践部实习生）